

中国第一大职业病群体，该如何守护他们的健康

与尘埃相伴的农民工夫妻：职业之伤，家庭之痛

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 江昌法 周雅婷 通讯员 李聪玲



扫一扫，观看视频

“咳，喘得要命，气管痰液咕咕噜噜的咳又咳不出，血氧饱和度低，心率忽高忽低，监测仪报警……”这是不少尘肺病患者有过的经历，与病魔抗争的这些年，他们一直期盼着“适合尘肺病的春天”。

尘肺病是一种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（灰尘），并在肺内滞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（瘢痕）为主的全身性疾病，也是中国第一大职业病。

呼吸，就是尘肺病患者数十年如一日的挣扎。据《尘肺病治疗中国专家共识（2024年版）》指出，我国仅职业病报告系统累计报告尘肺病患者就达91.5万例，90%是农民工，平均每例患者终生经济负担为207.5万元。

新时代尘肺病“盯准”了哪些务工农民群体？尘肺病农民工又该如何向时间求生？4月25日~5月1日，是全国第22个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宣传周，主题为“坚持预防为主，守护职业健康”。为此，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走近多年扎根工地、与尘埃相伴的农民工群体，记录他们与病魔抗争的日子。

故事

· 暴露在尘埃之下的农民工夫妻 ·



李青云夫妇。

2021年，一纸诊断书，将李青云和丈夫胡汉升的生活拉入谷底——他们夫妻俩，同时确诊尘肺病。

李青云是益阳市安化县清塘铺镇长石村人，今年72岁，1.5米的个子，体重却只有50多斤。

咳嗽和胸痛，陪伴了李青云数十年，她舍不得花钱看病，一直当感冒治。直到2021年，病症越来越重，她感觉“身体里像住了一个妖怪”，会不定时地让她干咳，咳得喘不上来气，胸闷心痛时就像被人摁在水中，无法呼吸。

这些年，胡汉升也有同样的经历。于是，夫妻两人约着，拿出不多的存款，去县城医院做一次体检，结果双双确诊尘肺病。

为什么患病？什么时候患病？这些问题，李青云夫妇也没有答案。

早在1976年，只有24岁的

李青云就去广东打工，由于文化水平不高，她只找到一份在工地搬水泥的工作。她告诉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：“医生曾说，尘肺病很可能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潜伏……”

李青云回忆，在广东工地的日子，整个工厂都笼罩在一片“灰雾”中，一天下来，她的头发、眼角和鞋子全都是白的，鼻孔能呼出白灰。

1978年，李青云就开始出

现胸闷。当时，她辞掉工作，回了老家。为了挣钱，她还是选择在老家工地搬砖、搬水泥。但接下来的15年时间，她总能感觉到胸口不舒服，但并没有影响正常生活。

而这一年，心疼妻子打工太累，胡汉升决定跟着老乡去矿山打工——“当矿工不要文化，只要有力气就行，当时工资很高，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月能赚10块钱，后来涨到了30多块钱！”

胡汉升说，可他并不知道，挖矿会给身体带来伤害。

1996年，李青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老是生病，咳嗽咳到无法呼吸。她曾看过村医，还跟医生说“这是妈妈遗传的支气管炎”，村医就开了药。就这样，反复很多次，熬了10多年。

直到胡汉升也频繁出现类似症状，李青云才下决心去更大的医院看病。

2021年，他们在县城医生的建议下，来到益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。

在一系列检查后，他们的病因找到了，接诊医生告诉他们，“由于长期接触生产性粉尘，煤矿工人一直是尘肺病的高发人群。除此之外，尘肺病患者还大多分布在建筑行业与金属冶炼行业，具有极为显著的行业聚集性”。

确诊尘肺病时，李青云夫妇也不知道这个疾病会给他们

的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接下来的3年时间，有了答案。

患病的胡汉升开始没了力气，煤矿关停后，他和妻子连农活都干不了。

胡汉升经常坐在家门口发呆，他也想知道，丧失劳动力以后该怎么维持生计。

之后，李青云因病瘦了40多斤，睡不了一个安稳觉。每天夜里，她和胡汉升都在辗转反侧，实在睡不着，两人便干脆起身聊天到天亮。

命运多舛，就在确诊的这几年，他们的儿子患上了脑梗，女婿也确诊了尘肺病。本该好好接受治疗的夫妻俩，又犹豫了。

“想好好活着，太难了！”胡汉升说，他们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，也曾多次申请低保，但一直没有成功。如今，他们不敢去大医院看病，“希望政府能给予一点生活补助！”

· 命运的玩笑：一家5口确诊尘肺病 ·

如果说患病是偶发性事件，那么“时间”无疑是宿命论的尾音。与李青云一样，同在安化县的檀树村村民廖桂珍也有较长的涉尘工龄——2006年，她选择去镇上的水泥厂打工，主要工作是包装水泥。她和数十名工人一起，每天工作8小时左右，从来不戴口罩。

据统计，大约有80%的尘肺病农民工接尘年限超过了十年，其中，大约有71%的尘肺病农民工首次接尘年龄小于25岁。

“工厂从来没有提醒我们做好防护措施，我们对工作环境的危害也一无所知。”廖桂珍说，因为丈夫廖健华在很早前就因尘肺病丧失了劳动力，那些年，她满脑子想着多赚些钱，帮家里分担压力。

2015年，廖桂珍开始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异常，快步走时，

她很容易气喘、胸闷。但考虑到家里困难，她也舍不得看病。

直至2021年，廖桂珍呼吸困难到几乎休克，被家人送去医院才确诊尘肺病。而就在她确诊前，她的两个小叔子以及女婿，都先后确诊尘肺病。

初期，廖桂珍的尘肺病症状不算严重，但她还患有多年的糖尿病、腰椎间盘突出等多种疾病。在疾病的交织下，她的身体正在一点一点被压垮。“是我拖累了整个家庭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家里不会负担这么重。”

至于自己何时患有尘肺病，廖桂珍不知道，她甚至都记不太清丈夫在矿上工作了几年，只记得大概孙女上初中后，她就开始频繁咳嗽，并伴随胸口疼，“像针扎一样”，睡觉也喘不上气，必须头向下、屁股撅着，趴着睡，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。

冬天，是尘肺病人最难熬的

季节。

11月后，转冷的天气让廖桂珍和廖健华时常感冒发烧，尘肺病、肺气肿、肺内积水等病症不断加剧，不得已，零工也干不下去。

廖桂珍说，确诊的这些年，她一直想多存点钱治病。但她并不知道，尘肺病无法治愈且不可逆，只能缓解、改善，延缓肺功能的衰退。

《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0》调研中，超过四分之三的尘肺病受访者认为，生活最大的矛盾在于，看病花钱多，又无法外出务工。

廖桂珍对这个说法很认同。连续的治疗，几乎花光了他们家中积蓄。除了夫妻两人治病，女儿女婿也需要看病吃药，他们每个月看病吃药的支出就超过了5000元。

体力逐渐下降，廖健华知道

自己不如以前，但至少还四肢健全，如果咬咬牙坚持一把，多少能为家人分担一点。于是，挑水泥、砌墙、修自来水管，只要是能赚钱的活，廖健华都会去尝试。尘肺病发作时，廖健华需要长期在家卧床，开始愈发沉默。有一次夜里，他痛得难受，转身对一旁的廖桂珍说：“老婆，我买瓶农药去了算了，

你把妈妈、子女们照顾好……”廖桂珍哭着骂了他一顿，然后抱着他鼓励他活下去。

如今，对于未来，廖桂珍不敢奢望太多，她希望在身体每况愈下时，能有更多了解尘肺病群体的爱心公益组织伸出援手，救救他们这个尘肺病农民工之家，“我们老了，可子女们还年轻……”



廖桂珍夫妇。

(下转05版)